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十二回 新進敢言尚書守舊 名流演說御史觸邪

卻說寧子奇聽說關道要借二萬兩銀子，□分為難。原來這關道姓海名鏡清，號芙蓉，是北京徐大軍機的女婿，極有勢力，要不借給他，兒子正要去會試，將來恐怕吃他的虧；要借給他呢，明明是他打把式，決沒有歸還的。躊躇一會，只得告以實情道：「目前生意不好，二萬之數，斷然湊不出。竭力替他設法，湊個三五千金罷。」那帳房也不答言，停了一會道：「吾兄果然沒得法子想，小弟只好據實回覆敝東了。」說罷匆匆作別而去。子奇送客回來，一肚子的悶氣，走到裡面，卻好魏子盛未去，接下去問他貴友何人？子盛道：「這人是我的同學，姓蔣名虞號富遠，到新加坡有□來年了。」子奇歎口氣道：「我們在此地經商，實在不容易，方才道台又問我借二萬銀子，他們升官，我們出款，你道可氣不可氣？你說到新加坡去，我如今也情願去的了，只是這銀號沒有頂下去做的人，我的款子，恐一時拔不出，這事很覺為難。」子盛道：「不妨，我昨日遇著一位朋友，是在上海自來水公司裡的股東，現在折了股，要想來漢口做些生意，大約□來萬是拿得出的，我去和他說說看。」子奇甚喜道：「有這樣湊巧的事甚好，一准奉托。」子盛起身告別，子奇到裡面和孫謀說知，父子兩人商量，定了主意，待明年將家眷送到瓜洲，自己同魏子盛到新加坡去做生意。只要銀號有人頂替，就妥貼了。過了幾日，子盛同了那自來水公司的股東來，兩下說定，到新年交替。偏偏海道台的帳房，又來牽纏，說好說歹，始終被他訛了六千銀子去。真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過了新年，孫謀和淡然忙忙的收拾行裝，子奇將銀號交代已畢，取了股本，和子盛辦些禮物，大家同赴上海。船到鎮江上岸，送家眷到瓜洲去。陳契辛大排筵席會親，子奇與子盛商量將媳婦安放在瓜洲，自己帶了妻妾同走。耽擱數日，孫謀同淡然的考具行李，也整理好了，一起往上海去。慕隱及綴紅因翁姑丈夫遠行，自有多少別離情緒，僱了一隻小火輪，和契辛送到鎮江灑淚而別。子奇、子盛攜了妻子，搭江寬輪船，不日到上海，賃屋住下。預先寫信去托蔣富遠租房子店面等，安排一切，自己在上海說定了幾家大舖子，將來置辦貨物，匯兌銀兩，一總托了人。子盛和他兄弟子明見面，囑咐了好些話，叫他待時而動，見機而作。

且說孫謀、淡然約莫著覆試的日期已近，就拜辭了父母北上，上了新裕輪船，其時已是二月初了。兩家父母，因為遠別，說不盡許多感傷，約定了寄信的去處，然後分手。孫謀、淡然上了輪船，恰好船上盡是同年，遇著了于力夫、來孟實、鄧亦虛三人，孫謀是和他們在廣州相會的，淡然卻未曾見過，彼此交談，頗為接洽。孫謀道：「目今時事日非，我們須要臥薪嚐膽，一般做些事業。我有個愚拙之見，想要上個條陳，雖然起了個稿子在此，還未盡妥，請諸君指教指教。」說罷，就在文具箱裡，把稿子取出來，大家同看。力夫看了幾行，就跳起來道：「開頭就說得痛快，切中現在的弊病。」看到中間，又說：「只怕議論太高，有些做不到。」孫謀道：「我已是淺就著說的了。」當下大家看完，一齊佩服。孟實道：「好在面面皆圓，一些不關礙朝廷，只是政府裡那些營私的人，有些不得勁兒，那守著呆人股的老秀才，定要把你罵得個臭死。這個條陳誠然做得到，四萬萬人都要感激你哩！」孫謀道：「諸君不是一味贊美的，這條陳關係極大，須要不吝教誨才是。還有一句話，將來上這條陳的時候，諸君可肯簽名，算是我們公共上的。我已約定了同年中有一百多人，廣東不算外，還有些江浙的人在內。有的是面談，有的是信去說的，承他們不棄都肯簽名，不知諸君意下如何？」那淡然是不用說，當下于、來、鄧均答應簽名，孫謀又去拜望了好些同年熟人。

輪船到得黑水洋裡，恰恰遇著大風，原來這黑水洋有八□丈深，無風時船底尚有點軟軟的，這時颶風一起，滿船睡倒，嘔吐之聲不絕。寧、魏雖然尚可支持，也被那穢氣薰得難受，整整的一日一夜，不進飲食。到了大沽口，船便停下了，候潮進口，到得塘沽時，水淺不過，船不能行。買辦來說，諸位要上岸的，趁早上岸罷，船是不攏碼頭了。眾人聽了這話，就有些人打算上塘沽搭火車去。幾個有勢力的人，去與買辦吵鬧，叫他備駁船送客。孫謀不管他們，約了魏、于、來、鄧四人，用划子駁上塘沽，卻好火車已到，大家去寫了票子，搬上行李，將待要開。有個外國人來查票，看見眾人的行李，放得多了，就要他們出錢，一隻箱子須要三元。這些考先生再懦弱不過的，看見了外國人，竟是伏伏貼貼照數拿出。寧、魏四人的箱子，是放在裝行李車上的，上面又帖了一張法文單子，所以不要出錢。那外國人袋了一袖子的洋錢，哈哈大笑而去。孫謀看此情形，真是氣殺，也無可如何。

到得紫竹林時，後面裝行李的車，還未到，原來停了未開，須等坐車拉到紫竹林，再放機器車去接。四人要想等齊了一總上棧，那車站上來了個西文翻譯，原是中國人，披著件一口鐘，大模大樣的踱進二等客座，說道：「你們還不下車，這車要開回塘沽去了。」果然聽見一聲汽管叫，遠遠的來了一個機器車。話猶未了，已接上這車。四人慌了，忙肩了鋪蓋，提起考籃，一同下車。就有客棧的人來接，四人告訴他衣箱尚在後面，他說不妨，我自會替你們取到。四人久經作客，知道這些人的本領，也就放心落棧。晚間衣箱什物才到，次早又上火車，卻和前番不同。有個鐵路上的總辦，在那裡照料，穿了行裝，帶了花翎紅頂，在車前踱來踱去。淡人道：「向來中國官，做到候補道，是頂闊綽的，應得前呼後擁，為何這總辦恁樣寒酸？」孫謀道：「賢弟你只知其一，別的差使，都是他第一分兒，作得來主，這鐵路總辦卻不然，只因他們外國人的股本多，總是他們拿權，這總辦不過擺樣子的。有些中國大老官鬧脾氣的時候，外國人叫他去調和罷了，還能管得甚事？這是現在呢，將來做官的人只要替外國人有交涉，怕不同這位候補道一樣麼？」大家歎息一會，這回上車，想拿衣箱仍舊放在敞車上，卻被人家放滿，只有三部有蓬蓋的三等車，門都鎖著。孫謀找著個車站上拿旗子的人，要他開一個放行李。他道：「你給找□塊酒錢，我便開給你，裝行李■。」孫謀聽了又好笑又可恨，真個給他□塊，他接了洋錢，也學著外國人的法子，哈哈大笑著，揚長而去。這車站上人多地廣，那裡去找他，孫謀歎口氣道：「像這樣的人，只怕做奴隸的資格都沒有哩。好在我們行李不多，一齊扛上二等客座，放下罷。」當下上了車，不到兩個時辰，火車已抵馬家埠，五人僱了單套驛車進去，到得城門口，又遇著奇事。只見六七個黑布馬褂米色布袍子的人，圍住車子，不叫過去，口裡齊聲道：「要吃老爺們的喜酒。」孫謀車在頭裡，知道這個規矩。要不給他錢，他就要拉去上務，只得給他一塊錢，對他說道：「後面三輛車，是一起的。」他見孫謀出手闊綽，只是廣東土老兒，圍著不放，一定要□塊，不然，就要上務。孫謀道：「我們是奉旨會試的，又不是販貨來京的，上務何妨，那有犯禁之物。」這些人聽聽孫謀說話，來得老辣，口氣便鬆了，只求加些酒錢，孫謀又給了一塊，方肯放他們車子過去。孫謀因四人不是同縣，不能一同住會館，賃了興勝寺的房子住下。

忙著覆試過了，孫謀就會了許多同年，將他那條陳騰出，送與座師袁主政看。那袁秋谷本是個忠肝義膽的人，覺得時事日作，自己原也想說幾句話的，看了這條陳，恰同自己的意見不差什麼，獎勵了幾句，叫他們補個稟帖上來，請禮部堂官代奏。原來禮部尚書姓李名公藻，號芬堂。浙江義烏人，就是袁秋谷的會試座師。平日師生來往，極其親密。當下孫謀退出，袁公袖了孫謀的條陳，去見李尚書。適值尚書從衙門裡回來，立時傳見，因和袁主政是來往慣的，不拘禮節，在書房中敘談。李尚書極儉樸，穿了件天青大呢羔皮馬褂，銀灰色絲綢的貉皮袍子，腳下裹色寧綢鑲鞋，一手捋著鬍子，踱了出來。袁主政搶上幾步，作了個揖。李尚書笑瞇瞇的說道：「你好。」當分賓主坐下，先談了些朝廷的近事，又道：「現在國家賠款，越出越多了，不知將來窮到甚麼地步呢！」袁主政道：「真是時局艱難，門生也想上個條陳，卻好有個寧有守，是門生去年在廣東取中第三名的舉人，他有幾條條陳底稿在此，特帶來請老師看看，不知用得用不得？」說罷，袖統裡取了出來，雙手呈上。李尚書打開來。從頭細看，只是皺眉頭，看完了，在書桌上一擲，一言不發，懷裡取出個翡翠鼻煙壺來，倒了一大堆在那瑪瑙盤子上，一蘸一蘸的盡聞。袁主政知道那條陳不合他的脾胃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老師看看，可也使得麼？」李尚書歎口氣道：「這些孩子，那有什麼正經話講，他說要廢科舉，他自己不是八股中的嗎？他說要裁官，這官，是幾千年的舊例相沿下來，那一個衙門是可以裁的？還有立憲一說，我卻不懂得，莫非他在時憲書上得來的，這也不消改得。至如改服色一條，明是要皇上背了祖訓，如此大逆不道，簡直是活的不耐煩了，這種條陳，如何上得！你也太糊塗了，不要保自己的前程麼？」袁主政被他說得啞口無言，搭訕著取了條陳，作別而去。李尚書卻還叮囑道：「這些新黨，你快不要和他來往，京裡耳目眾多，鬧點兒笑話出來，連我臉上也沒光彩。」袁主政連連稱是，抹了一鼻

子灰，匆匆上車。

回到寓所，叫人請了孫謀來，將稿子交還，述了李尚書的一番議論，孫謀賠了個不是，袖著條陳回到興勝寺，和大家說知，一齊好笑。力夫道：「國家用這樣的人做大官，那能和外國爭強？這李尚書真是個老朽了。」鄧亦虛道：「什麼老朽不老朽，簡直是個老蛀蟲，沒有這樣的蛀蟲，把房子蛀空了，怎倒得下來哩。」孫謀道：「鄧兄不當舉一以例其餘，興許有好的，我還要去碰碰。」力夫勸他不必，孫謀定要去上，成日在外面運動，最後在工部衙門托好了朋友，那知條陳拿上去，那些尚書侍郎看也不看，叫人丟在一個大木箱裡。原來這木箱裡的條陳，可不少，少說也有五六百張。孫謀還癡心等待召見，誰知是個留中不發，卻還是衙門裡的留中，孫謀那裡得知。過了□來日，場期近了，就忙著填卷頭，搬小寓，把那條陳的話擱起不提了。

這會試規矩不比鄉試，龍門口站著好些搜檢的王大臣，覺著禁令森嚴，誰知進得場來，也是稀鬆，不過人家那些一箱一箱的夾帶書，多用輪推繩拽，轟雷般的車輪聲，不絕於耳。孫謀因條陳的事，滿肚裡不高興，也沒有心緒做文章，潦潦草草的完了卷，那魏淡然卻認真揣摩，□三篇文字，做得花團錦簇，滿擬中元的。三場完後，搬到外城，就有好些同鄉京官來要文章看。孫謀不肯拿出稿子來，淡然的場作，卻被他們瞧見，大家贊歎的了不得，說是一定中元的了。于、來諸人，自愧不如，孫謀卻毫不在意，隨他們去論長論短，自己的志向終不在進士上頭。

有日忙忙的買了幾本簿子，叫人備了幾□分點心，又買些香片茶葉，料理完了，告訴同伴四人道：「我已約了幾□位同志，借定粵東館演說。但是這演說的事，如今沒人懂得，倒要詫異，我只算請人敘談的意思，所以要備個茶點。到了那時，誰願上台，誰即上去說，可不拘的。如今請亦虛謄寫演說的話，請淡然記來客的籍貫姓名住處，可好？」二人齊聲答應。次日辰刻，大家到了粵東館，只見來者紛紛，盡是南方人來下場的。演說了三日，有些人將信將疑。也是合當有事，湊巧那天有個巡城御史，姓童，名寶鑿鑿，號子杰。這人是翰林出身，極講究理學的。這時從粵東館走過，見裡面鬧哄哄，聚了無數的人，進去探望，只見上面擺了桌椅，有人站在那裡說話。下面是一排一排的椅子茶几，坐滿了人，只聽得上面人說道：「要不結個團體，組織了社會，陶鑄些國民出來，也不成個中國了。」童御史聽了不懂，曉得這些人聚在一處，沒有好事做出來的，便大聲喝道：「你們在這裡說什麼，這是京城裡，容得你們胡鬧的嗎？要不散去，我是要上折子拿人了。」那些聽演說的人，認得他是個御史，一哄而散。正是：

座上有心保黃種，道旁何意駐青驄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